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①

●古代爱情婚姻小说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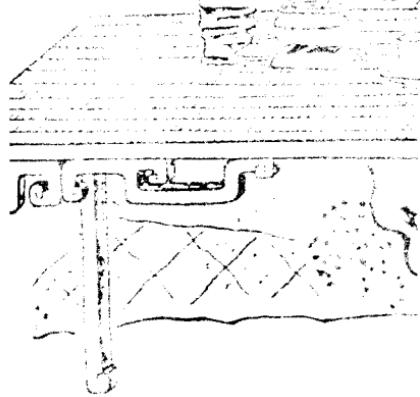
辽宁古籍出版社

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
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九·五”科研规划项目

I207.4
1023
·1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

I207.4
1023
·1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7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林辰主编.

—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1

ISBN 7-80507-387-2/I·106

I. 才… II. 林… III. 才子佳人小说—小说史—中国 IV.
1207 · 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531 号

书 名:才子佳人小说集成(全五册)

校 点 者: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出 版 者:辽宁古籍出版社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110001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丛培英 马寄萍

装帧设计:马寄萍 版式设计:马寄萍

印 刷 者:丹东印刷厂

地 址:丹东市元宝区财神庙街 41 号

读 者 如 发 现 有 印 刷 装 订 质 量 问 题 请 与 该 厂 联 系 调 换

发 行 者:辽宁古籍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字 数:24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 张:128 印张 印数:1—4,000

版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7-387-2/I·106

定 价:全五册 228.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即 必 宽

编辑说明

一、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构建一部完整系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史。

其特点是，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可读性在于，选取艺术质量较好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学术性在于，以论述才子佳人小说为经、以作品为纬，勾绘出才子佳人小说史的轮廓。

二、论述和说明文字，简明扼要，是作者多年研究才子佳人小说丰硕成果的缩写。综述、分编说明、分类说明、作品说明、编后总评、结束语是连贯的，合起来是一篇完整的才子佳人小说史专著。

三、收入本书的短、中、长篇小说共 24 种，自汉魏六朝至清末，均依据较早、较好的版本点校，正文一字不删，力求保存原貌。

四、点校工作，限于断句、分段、改异体字和繁体字。

才子佳人小说史提纲（综述）

林 辰

在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才子佳人小说曾是“三大冤案”之一（即对宫体诗、《花间集》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公正的评价），被错误地视为“黄色的”“淫秽的”“小说史上的一股逆流”。

自 1980 年起，我开始编辑才子佳人小说。一方面把大家难以看到的珍稀小说公开出版；一方面编印论文集、召开学术研讨会，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重新评价。

15 年过去了，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已经作了新的、肯定性的评价。于是，我借助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这篇提纲为

编织之经，按照历史的顺序，把才子佳人小说分类选编起来，以作为研究才子佳人小说的完整的资料。

爱情与婚姻，是小说创作的永恒的主题。才子佳人小说正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一个积极而有生气的文学流派。

中国的爱情与婚姻小说，千姿百态。但总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悲剧结局型和喜剧结局型。这两种类型，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性和追求理想婚姻的坚定性——才子佳人小说不是以有情人的悲壮之死表示软弱无力的抗争，而是以争取美好的坚定信心去鼓舞人们的勇敢追求，所以又叫做理想派小说。

爱情与婚姻小说，源远流长。作为爱情婚姻小说一个流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它的胚胎，它的雏形——即婚姻自主的思想（“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和“诗词通情，传书递柬”的形式，则是古已有之的。如果把《穆天子传》中的穆天子和王西母的唱和看做是才子佳人小说的起始，虽说未必贴切，但那远祖遗传的基因却是勿庸置疑的。汉魏六朝小说，粗陈梗概，影影然不甚真切；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开文言、通俗两体之新风，于是才子佳人小说形胎初定，至明中叶则已以文言形式降生问世了。但是，作为一个流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则是始于明末滥觞于清初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她是以其独有的婚姻自主的主题和作品结构形式上的“四大体裁特征”而自成一派的，这就是：一见钟情，两相爱慕；咏诗传情，私订终身；蒙难离散，经受考验；金榜题名，终得团圆。不具备这四个特征，不能算是才子佳人小说。（下接各编、类、作品的“说明”和“编后总评”）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①

总 目

· 源 流 编

| | | |
|------------|------|----|
| (一) 唐前志怪 | 江妃二女 | 3 |
| | 赵文韶 | 4 |
| (二) 唐代传奇 | 柳氏传 | 6 |
| | 莺莺传 | 10 |
| (三) 宋代话本 | 张 浩 | 16 |
| | 红绡密约 | 20 |
| (四) 元明文言小说 | 娇红传 | 28 |
| | 天缘奇遇 | 59 |

· 首 创 编

| | | |
|----------|------|-----|
| (一) 三才子书 | 玉娇梨 | 115 |
| (二) 四才子书 | 平山冷燕 | 367 |
| (三) 附 录 | 醒风流 | 626 |

源 流 编

编说明：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这正如婴儿呱呱坠地，其肢体则是在母体中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缓缓生成的——这就是孕育在汉魏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群中的才子佳人小说雏形和唐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准才子佳人小说。到了明代，才子佳人小说已经肢体完备，只是还包裹着一层胎衣——文言的形式。这个发展源流是清晰的。

(一) 唐前志怪

类说明：依据才子佳人小说体裁结构的四大特点，最先出现的是：“一见钟情”和“传诗递柬”（以诗词唱和传情）的形式。在唐以前（汉魏六朝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西汉人刘向的“江妃二女”（《列仙传》）和南北朝时宋人吴均的“赵文韶”（《续齐谐记》）。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柚也，我盛之

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赵 文 韶

作品说明：中国的爱情小说，始于人与神之恋，继之则是人与鬼之恋，进而才是人与人之恋。如《列仙传》中的“萧史传”、“犊子传”以及《列异传》中的“谈生”，《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董永”，《续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儿”、“庞阿”等等，都是优美的爱情小说。为什么不选这些作品为才子佳人小说雏形的代表作呢？因为它们缺少才子佳人小说的形式的基因。“江妃二女”虽具佳人的特征，但人物之间似是有情又似是无情，朦朦胧胧。而《赵文韶》中自称“王家娘子”的清溪庙女神，和赵文韶歌咏传情，两情依依，正是沿着才子佳人小说的遇合之路发展着的作品，可以视为才子佳人小说的雏形。

会稽赵文韶，为东宫扶侍。坐清溪中桥，与尚书王

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许。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夜乌飞》，其声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闻君歌声，有关人者，逐月游戏，遣相闻耳。”时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须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怜，犹将两婢自随。问家在何处，举手指王尚书宅。曰：“是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邪？”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顾谓婢子：“还取箜篌，为扶持鼓之。”须臾至，女为酌两三弹，泠泠更增楚绝。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带系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阙夜已久。”遂相伫燕寝。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赠文韶。韶亦答以银碗、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庙歇，神坐上见碗，甚疑而悉委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箜篌带缚如故。祠庙中唯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当宋元嘉五年也。

(二) 唐代传奇

类说明：在唐传奇中，虽然没有任何一篇是被学界称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但自汉魏六朝以来初具雏形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胚胎，至唐代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一是脱下了神、仙、鬼、怪的外衣而直抒才子佳人之情，二是部分作品已经具备才子佳人小说的体态，虽然篇数尚少，但一批准才子佳人小说已经诞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许尧佐的《柳氏传》和元稹的《莺莺传》。

柳 氏 传

作品说明：《柳氏传》是戏曲小说中著名的韩秀才和章台柳的爱情故事：韩仰柳氏之色，柳慕韩生之才，以诗传情，两情芊

芊；柳氏被蕃将劫去，情人离散；许俊夺回柳氏，有情人终成眷属。形式与才子佳人小说相似，只因时代不同，情趣尚异。

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翊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翊为宴歌之地。而馆翊于其侧。翊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翊，无所惜。后知其意，乃具膳请翊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费。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翊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候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

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岗见苍头以駁牛驾輶輶，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侯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借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

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莺 莺 传

作品说明：张生和崔莺莺的形象，无疑是才子与佳人。且红娘传诗递柬，张生待月西厢，莺莺私订终身，都是才子佳人的情韵。然而，这篇传奇，距离才子佳人小说尚远，经过其后的诗文鼓吹，尤其是戏曲的传播，对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生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
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

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